



金光灿灿的路

报告文学集

金光灿灿的路

一一〇一修建指挥部政治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西安

报告文学集
金光灿烂的路

一一〇一修建指挥部政治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在省店发行

197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10094·40 每册1.06元

毛主席语录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毛主席语录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目 录

炮声隆隆	(1)
大江滔滔	(33)
开路先锋	(57)
风华正茂	(86)
金光灿灿的路	(121)
敢拉火车的人	(157)
闪亮闪亮的红星	(180)
三下乱石岭	(195)
勇往直前	(216)
火红的青春	(238)
烂漫的山花	(261)
踏遍青山	(285)
担子	(307)
车轮滚滚	(331)
新来的材料员	(347)
战地黄花	(365)
妇女主任	(397)
小班长和她的战士们	(420)
编后记	(439)

炮 声 隆 隆

一列列长龙似的火车，奔腾呼啸，飞速急驰。汽笛声声，钢轮滚滚，奏出了一曲社会主义祖国大踏步前进的胜利赞歌。

列车越过平原，跨过江河，穿过丘陵，奔驰在山岭绵绵无尽头的大山深谷间。在这里，要是站在高高山顶，极目望去，除了听到长啸的汽笛在峡谷中回荡，奔腾的钢轮在大山间震响，连火车的影子，也甭想看到。这时，人们不禁会迷惘、纳闷：火车道在哪儿呢？可是，如果乘坐在火车上，看吧，大山连着大山，隧道接着隧道，列车就在大山肚腹中，一座串一座的长长的钢铁走廊里穿行。这时，人们又一定会从内心迸发出惊叹，赞美：多么宏伟的工程啊！

不错，这是宏伟的工程。但是，这一串串山腹里的长廊，在我们一一〇一工程的全部建设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同志，你要知道，这些长廊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吗？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吧！看一看，隧道工人和民兵战士，开山凿石，气吞山河的壮丽图景；听一听，那哒哒的风枪怒吼，隆隆的炮声轰鸣……

激 流 滚 滚

一九七〇年的除夕之夜，鹅毛大雪下个不停。

遍布在大山峡谷中的筑路工地，处处张灯结彩。明亮璀璨的灯光，辉映着银花朵朵的瑞雪，显得格外瑰丽。出碴车穿梭般奔跑，交织着空压机震耳的轰鸣，这山洼刚响过隆隆的排炮，那山坡又播开报捷的喜讯，一会是锣鼓喧天，一会是歌声嘹亮。工地的节日之夜，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黑虎岭隧道进口，更加灯明火亮。峒口近旁，那间用棚架和竹席搭成的伙房里，炊事班同志，喜气洋洋地包着塞满鲜肉馅的饺子。鼓鼓囊囊的饺子摆满了宽大的案板，锅里的水已沸腾，老班长望了眼手提闹钟，时针指向十一点半。

“再有半点钟，时间就到了。”老班长把一锹煤添进灶膛，兴奋地喊着：“同志们，加快速度，我们要让在黑虎岭送别七〇年最后一班战斗，迎接七一年最早一班战斗的同志，热热呼呼地吃上饺子！”

“保证没问题。”这是齐声朗朗的回答。

炊事员同志的速度更加快了。这仅是欢度节日吃一顿好饭吗？不，他们是在战斗。他们用完全、彻底为第一线战友服务的一颗红心，迎接一九七一年的来临。

对啊，在这即将迎来新的一年时刻里，在印度支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黑非洲莽莽丛林中，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奴役的苦难角落里，有多少我们的阶级弟兄和战友，在呐喊，在怒吼，在战斗。他们用仇恨的烈火，愤怒的子弹，用“英特纳雄耐尔”的雄壮歌声，在迎接新的一年。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无论矿山、工厂、城市、乡村，……哪里又不是在用豪迈的战斗步伐，迎接新的一年？

就在我们黑虎岭隧道工地，长长的导坑深处，开挖排长张永强同志，率领着十多名工人和民兵战士，顶危石、踏泥流、

握风枪、挥铁铲，个个精神抖擞，洒汗如雨。此时，正朝大山的五脏六腑，发起了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一场进攻！他们把多开挖一块岩石，当成多射向帝修反的一发炮弹；他们把多掘进一寸崖层，作为对世界革命的多一分支援。这就是他们迎接新的一年的战斗献礼。

时钟滴嗒滴嗒，时光一秒一分地飞进……

当老炊事班长捞起第一锅煮熟的饺子，当整个工程全线，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告别一九七〇年的最后一阵炮声，当广播喇叭清晰地传来北京的电波，激动宣告：现在，已经胜利跨进一九七一年的庄严时刻，在黑虎岭隧道导坑里，一场意想不到的突然情况发生了！

导坑顶部出现松软的烂泥层，涌水越来越大。水冲着泥，泥渗着水，稀里哗拉，一个劲往下塌。刹那间，碗口粗的一股大水，从导坑齐头喷射而出，这股水啊，象黄河决口，来势凶猛异常，劈头盖脸地直冲过来。导坑里顿时泥涛浊浪，奔腾汹涌。张永强和他的战友们被冲得直打趔趄，装满泥石的斗车被推着翻滚，准备支撑的元木被漂走了，铁簸箕、装碴机成了只只沉船。风管冲断了，风枪沉默了。

一九七一年的头一分钟，黑虎岭工地迎来的，是大自然的突然袭击，是十万火急的严重考验。

导坑里挖出大股涌水的消息，刹时传遍了整个黑虎岭。工人、干部、民兵，从四面八方赶了来。隧道峒口，熙熙攘攘，议论纷纷：

“是把大江大海挖穿了吧！”

“这么复杂的地层，就不是开隧道的地方！”

“咱们挖了个水帘洞，将来咋跑火车？”

“趁早，还是听‘专家’的话，绕个道儿，少担风险！”

开挖排长张永强，紧锁一双浓眉，蹲在峒口，望着不断涌来的滔滔浊流，心如火燎；少数人的非议，简直象一根根钢钎扎进耳里。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越听越不是味，压不住满腔火冒，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刚要开口吼上几句，忽觉一只大手落到他肩上，耳边轻轻地响起一个声音：

“沉住气！”

沉住气，这三个字，张永强不是第一次听到。他熟悉这只温暖的大手，理解这包含着鼓舞力量的声音。他知道这是党支部、革委会主任老宋站在他的身后。张永强不由得掉过头去，目光急切地望着老宋。

老宋，四十出头的年纪，身架宽大，粗壮结实。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年代，在弹片横飞的朝鲜土地上，抢修钢铁运输线的志愿军战士；在社会主义祖国铁路建设中，转战南北，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老开山工人，永远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刚毅，镇定。他望着张永强投来的急切目光，安慰似的微微一笑，略提高了一下嗓门，仍然是那三个字：“沉住气！”

“宋主任，你修了十几年隧道，见多识广，遇上过这样的峒子？”人群中，谁焦急地发问。

“过去没遇上，今天不就碰上了嘛！”

“这么个烂泥坑，漏水峒，又没有一点经验，咋整治呀？”

“咋整治？”老宋目光炯炯，扫视着人群，平静地说：“沉住气嘛！咱们上有毛主席的教导，下有这么多的工人同

志、民兵战上，还愁个什么？过去没有经验，今天，咱们大伙儿就在黑虎岭，创出它个经验来！”

老宋的话，句句嵌进人们心里，峒口一片沸腾。老宋的话，激动着张永强。对呀，碰到了一点困难，自己为什么就那样的沉不住气，心急火燎呢？他久久望着支部书记，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初到黑虎岭时那一段往事来：

那还是凉秋八月。老宋拄着山荆子拐杖，随同他们先遣小队，到黑虎岭工地作施工调查。雄伟险峻的黑虎岭，象一只十分凶恶的猛虎，虎视眈眈地蹲在江河的交岔口上。岭上山泉密布，绿水长流，层层梯田，方方稻地，把大岭细分碎割。隧道就是从岭腰笔直穿过。根据勘测资料，地质情况异常复杂。喷泉多，淋头水大，绿泥夹石，断层流沙，还会遇上暗河。当时设计有各种思想，有的主张：路绕开黑虎岭，这样虽然要多架一座大桥，多搞一段大填方，多增加两公里长的线路，国家多一点投资，但劳动力能全面摆开，也不担什么风险。还有的主张：干脆从顶劈开黑虎岭，挖露天明堑，这样不增长线路，只是土石方数量十分庞大，而且还要毁掉大量的农田。

究竟该走哪条路线，在最后设计定线的会上，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作为施工单位的代表，老宋和张永强出席了这次会议。

“花了整整三个月，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和书本，象在黑虎岭这样的地质情况下建筑隧道，我还没有发现过。”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发言。

“从科学的角度讲，从施工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从长远的角度讲，我认为，都应该绕开黑虎岭。要不，

就整个劈开黑虎岭！”这是一个自负有三十多年开挖隧道经验的人的高见。

张永强听着这些话，咋听咋不对劲。脸憋得通红，气鼓得老粗，几次想站起来，捅上一炮！都让老宋轻轻地三个字“沉住气”止住了。最后，主持会议的解放军首长，要他们发表意见时，老宋才站起来，从从容容地说开了：

“我们工人，识字不多，没有读过多少外国资料。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为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多花国家的钱，我们不干，要损坏贫下中农的农田，我们也不干！”平时那么沉着镇定的老宋，说着说着也不禁激动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涌血，声音高昂地接着说：“黑虎岭究竟走哪条路线？只能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学，是一门学问，我们尊重它。可科学是人创造的，是从实践中得来的。黑虎岭能不能打隧道，光翻书本不行，坐在房子里争也不行，我们是实践第一！”

说到这里，老宋停了一停。张永强看见：解放军首长，把一杯开水送到老宋面前，用亲切鼓励的目光，望着老宋，要他说下去，说下去。老宋感激地望了一眼首长，恢复了原来的沉着镇静，坚定自信地继续说：

“黑虎岭能不能打隧道？我们说，能！这不是放空炮。在兴安岭我们打过风化页岩，在大西北我们斗过断层流沙，在宝成线我们对付过松软碎石，在大西南我们战胜过渗水塌方。黑虎岭无非把这些困难加到了一起，再添上一些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上有毛主席的教导，下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志气和智慧，它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能闯开一条路来！”

讲得多带劲啊！辟哩啪啦的掌声响起来了。是解放军首长在带头鼓掌。张永强说不出心里有多痛快、多兴奋，他拚着劲地拍手呀，把一双粗糙的手，直拍得火辣辣地。

路线就这样定下来了。黑虎岭隧道，按期开工了。

在两个来月的施工中，果然，黑虎岭摆开了重重障碍，设下道道难关，一会流沙，一会塌泥，一会渗水，一会断层，变化无常，捉摸不定。可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聪明，最有才能，最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民兵战士面前，都被跨越了。虽然每前进一步，都要呕心沥血，艰苦战斗，但工程总是步步胜利推进。今天，在新的一年刚刚诞生的时刻，黑虎岭突然冒出了这股汹涌大水。这股大水，它能浇灭掉燃烧的战斗烈火？冲毁胜利的前进道路？阻拦飞奔的时代列车？

不能，绝对不能！

在峒口，老宋召集了支部紧急会议；在木工棚，领导干部、老工人、技术干部相结合的“现场分析会”召开了；在整个工地，民兵、工人，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献计献策的“诸葛亮会”，繁星似地布满了。这里，毛主席的语录铿锵震耳；那里，战士们的誓言铮铮响亮。一条条建议、办法，象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份份决心书，请战书，如雪片似地飞了来。经过支部扩大会反复详尽的研究，一整套堵漏抢险的战斗措施方案，制定出来了。

这一切，进行在紧张的几个小时内。几小时的时间不算长，可炊事班包下的饺子，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老班长跑酸了腿，喊哑了嗓子，谁也没有去尝上一口。在雪花飞飘，严寒浸骨的隆冬深夜，战士们不冷不饿吗？是的，这些他们全忘掉

了。他们心中装满了黑虎岭，那股大水每秒钟都在心头冲啊！他们的念头只有一个：争分夺秒，向前！排除万难，向前！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隧道口，组织得极其完善的堵漏抢险扫障碍的攻坚战开始了！

张永强一再请战，支部决定他担任突击队长。他要带领六个工人和四个民兵，冲进导坑最前头，堵住激流，保证架箱，防止塌方。

张永强迎接新的考验，勇挑千斤重担，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吐一个字。只见他浓眉高挑，神采飞扬，英姿勃勃，信心满怀地把手一挥，甩步就向峒里冲去。十个战士，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隧道里，排架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元木、风管、斗车，横七竖八，破碎的岩层经水一泡，变成稀泥烂浆。张永强和战士们，逆着齐膝深的滚滚泥流，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进。

导坑里，那股大水仍象喷泉猛射，无止无休。张永强避开水头，紧贴坑壁，亮开手电，仔细察看着周围的一切。他立即发现：涌水之上，齐头顶部，已裂开了一个塌方漏窟，泥水夹着沙石，不住往下塌落。张永强立时意识到：不好！这要塌了下来，整个导坑就报销了，整个工程就停滞了，黑虎岭就真成拦路虎了！

怎么办？能让它塌下来吗？眼看着就会塌下来的呀！在这紧急的关头，必需采取最坚决的措施：马上架箱！顶住它！可是，面前是汹涌喷射的大水，人都站不住脚，箱架怎么能立得稳啊？

张永强严峻的目光，扫了一下身边的战士，战士们仿佛在说：下命令吧，我们准备着。

时间，就是胜利！眼下，一秒钟也不容许犹豫。张永强一个勇敢的决定，毅然形成了。只见他大吼一声：“同志们，快架箱！”一跃身，猛向喷涌的水头扑去。

张永强，用自己的脊背，堵住涌水！用坚强的意志，顶住喷泉！汹涌喷射的地下激流啊，象一头愤怒发狂的困兽咆哮着，撞击着，以千钧重力向张永强扑压过来。直压得他头晕目眩，喘不上气。

一个趔趄，张永强咬紧牙关，默念着：“下定决心，……”挺着腰顶了上去！

又一个趔趄，张永强圆瞪虎眼，高声朗诵着：“不怕牺牲，……”昂起头再顶上去！

再一个趔趄！张永强挣扎着站立起来。工人小赵、小万扑上来了，民兵小谭、小秦也扑上来了，五个人，挽紧臂，抱成团，齐呼着：“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狠狠地顶了上去，顶了上去！

涌水喷泉被堵住了，紧张的架箱开始了。

党支部老宋，率领着第二突击队冲上来了。人的洪流拥进了峒子。元木、钢管、钉，堵塞木柴，流水似地传了进来。四台抽水机齐声吼叫开了。按照预定的措施，一根粗粗的钢管，插进了喷泉，“钢管引流”，“拉沟排水”的工序，全面铺开了。

一九七一年，鸡啼头一遍。看吧，密密的四排箱架，齐头挺立，顶着漏窟。那汹涌奔流的涌水喷泉，淙淙歌唱着淌过钢管，流进新挖的水沟，流出峒外。黎明到来的时候，听吧，黑虎岭的山坡下，空压机又开始轰鸣，黑虎岭的山腹中，风枪又哒哒怒吼。

经过一夜的激战，经受严峻的考验，战斗在黑虎岭的筑路工人和民兵战士，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步伐，进入了一九七一年。现在，他们满怀胜利的喜悦，正饱尝着炊事班战友为他们准备的鲜美饺子。

此刻，正是一九七一年的头一个早晨。火轮似的太阳，从东方山坳喷薄跃起，万道金光，把银装素裹的千峰重峦，映照得五彩缤纷，无比壮丽。

红 心 灼 灼

春三月，正是冰雪消融，大地解冻，绿柳抽芽，山花含苞的季节。一夜淅淅沥沥的春雨，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雨后乍晴的江峡山野，明媚清新。

跌羊崖隧道工地，掘进二排一班的工人们正集合着队伍。十八名战士排列得整整齐齐，一律藤条帽，一色工作衣，年龄大小个头高矮都差不离。代理班长赵小虎，站在队伍前，一本正经地模仿着老班长在时，每天上工的班前讲话。从本班任务到劳动分工，从注意事项到安全措施，一条一条，三言五语，说得清清爽爽，还真满象那么回事呢！

赵小虎，墩墩实实的个子，二十刚冒尖的年纪，说话作事还没有完全丢掉娃娃气。有人说：让他代理班长是不是太年轻了！其实，在这一班伙伴中，不长月份长天数，他还算最大的一个呢！就说老班长，今年也还没有超过三十岁，所谓老，是他早几年参加这支工程队伍，多打通过几座隧道。在具体落实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形势要求下，施工队伍不

不断扩大。赵小虎和他这一帮伙伴，参加筑路工程不到一年，真正进入大山肚腹中与顽石崖层面对面冲锋，才刚好两个月，老班长便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一员，飘洋过海，支援坦赞铁路的建设去了。一个星期前，老班长临离队时，老班长的老班长，现在的指导员陈大庆征求他的意见，这个班谁来领导好？老班长说：“赵小虎可以。”老老班长笑着点头：“这娃根子正，有朝气，肯学习，干劲大。性子躁一点，带上这班娃娃兵，正好磨练磨练。”就这样，赵小虎当上了代理班长。

队伍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伐整齐地出发了。赵小虎走在队伍最前头。十九个人雄赳赳，气昂昂，歌声绕天响，脚步震山梁。

跌羊崖，这个名称的由来，大概是形容山势的险峻。确实，就在这峭壁突起，巉崖擎天，山羊也难攀登的地方，筑路工人踩出了道路，挖开了峒门，掘进了地下长廊。赵小虎他们到了峒口，正好碰见指导员陈大庆，他指着峒门顶上一大堆突起的崖石，对安全员李玉葵说着什么。李玉葵不住地点着头。

队伍从陈大庆身旁走过。小伙子们有意把嗓门放得更亮，脚步踏得更响，有的人还故意扮着鬼脸。安全员李玉葵一旁不住抿嘴直笑。队伍刚进了峒，陈大庆叫住了小虎。

“劲头不小啊！小虎。”

“报告指导员，班前会上，大伙儿一致表示，今天一定要多打几个炮眼，向美帝苏修多发射几发炮弹！”赵小虎毫不掩盖内心的得意，兴奋地说。

“好啊，就是要这样想，这样干。”陈大庆鼓励地望着这个虎实实的小伙子，关切地说：“可不要只顾干，别看我们